

汉瑶融合的族群

——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客家刘氏考据

刘义铭

（深圳大学，广东省深圳市，518000；13537370872@163.com）

摘 要：本论文以乳源瑶族自治县客家刘氏为样本，通过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系统考察汉瑶族群的分层融合机制。全文以地理环境与移民史为背景基础，追溯南宋江西士族刘天赐官迁乳源的建县历程；进而通过民系身份认同与通婚网络的案例，理解氏族融入当地文化的发展过程；最后聚焦文化交融的双重维度：在日常生活层面解析语言、饮食、服饰的在地化调适，在宗族制度层面剖析祠堂建筑、祭祀仪轨对江西士族传统的坚守，揭示移民群体“生活融而礼制守”的辩证性策略。研究结尾展望历史聚落保护的实践路径，为乳源客家刘氏深入研究提供不同视角。

关键词：乳源刘氏；刘天赐；汉瑶融合；客家文化

引言

近年来，客家研究逐渐突破罗香林先生开创的“民系—源流”范式，转向对客家文化内部多样性、地域化适应机制以及族群互动的挖掘 [1]。这一范式转型愈发关注方言接触、民俗嬗变与文化分层等面向，尤其强调客家群体在具体地方历史情境中的实践策略。

在此学术背景下，粤北韶关乳源瑶族自治县呈现出独特的研究价值：尽管以“瑶族”为自治名目，其境内却存续着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客家社群，客家方言仍是主要沟通媒介。这一多元族群共生格局，为探讨客家文化的渗透性、地方化与汉瑶互动提供了珍贵田野。本文以乳源客家刘氏宗族为个案，以其南宋始祖、“开乳元勋”刘天赐的官迁历程为主线，结合方言学与民俗学视角，探讨一个江西士族如何在瑶汉交错区实现文化适应。

1. 地理位置

乳源瑶族自治县位于广东省北部、韶关市西部，县政府驻地乳城镇地处县境中部，属丘陵平原地带（海拔300米以下），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乳源县东邻韶关市武江区，西接阳山县，西北与湖南省宜章县交界，南连英德市，拥有瑶族文化、客家文化、红色文化、古驿道文化多种文化氛围，是广东省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见图1）。

乳城镇作为县城核心区域，有南水河（古称洲头水）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最终汇入北江，形成水系与地貌的紧密关联。乳城镇所在的东南部丘陵平原则地势平缓，森林覆盖率达78.51%，水系纵横，南水水库等资源为区域提供重要生态支撑，该地形与气候特征，为历史上中原移民经赣入粤的客家迁徙提供了地理通道和定居条件。乳源刘氏主要分布于乳城镇南水河上下游两岸位置，其宗祠位于南水河上游北岸，同时也是现氏族的主要建设用地（见图2）。



图1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理位置



图2 乳城镇地理位置

2. 家族背景

家族祠堂供奉始祖刘天赐。刘天赐，字梦征，号东斋，江西清江（今樟树）人。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任韶州府司理，受韶州知府周舜元差遣，前来乳源负责筹建乳源县，历时两年零4个月，完成筹建事宜。其定居乳源后亲笔撰写《乳源县记》，同年，韶州知府周舜元为表彰其建县之功，授予“开乳元勋”匾额（匾额于15年遭窃，现历史照片与族谱照片保存于乳源县城世界过山瑶博物馆，见图3、4）。该氏族自始祖刘天赐算起，先已发展至第二十八世，即笔者一代。



图3 “开乳元勋”匾额历史照片

图注：图片来源于乳源县城世界过山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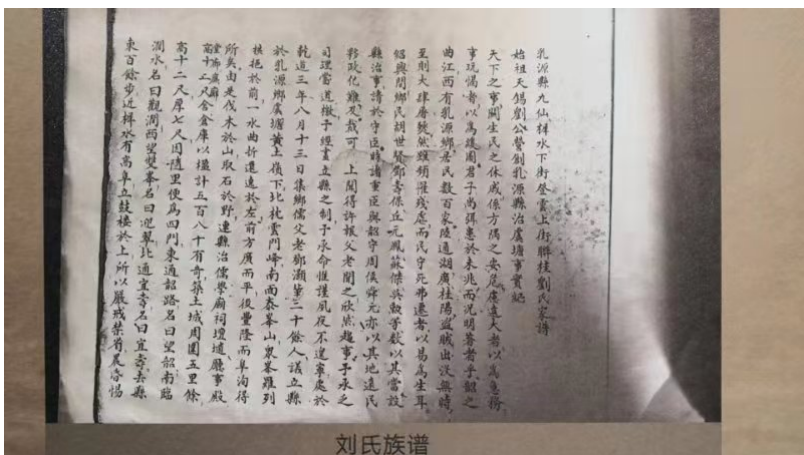


图4 刘氏族谱历史照片

图注：图片来源于乳源县城世界过山瑶博物馆

查阅宗族长辈提供的族谱（见图5），观察到刘天锡于乾道七年（1171年）建县碑记中自述的《始祖天赐刘公营创乳源县治虞塘事实纪》一文记载，其自述“予名天锡，字梦徵，号东斋，吉之清江人”，明确将祖籍定位为宋代江西文化重镇清江（属临江军），而“吉”即吉州的简称，直指其赣地土族渊源。迁徙动因上，世系图强调“因官卜居，遂立宅于乳源九仙槎水村”，以“因官”二字申明其职官调任性质，区别于底层流民的自发迁徙。另第二序发现为朱熹乾道九年（1173年）所著序文，其中称刘天锡为“八世吾友讳天赐”、“年眷乡教弟”，其中“乡教弟”暗含同乡学缘关系（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南宋属江南西路，与清江同属江西文化圈），或可从名流视角佐证其士林出身。

纂修乳源縣劉氏家譜序

士大夫之所謂能世其家者以家之有譜也。家胡為而有譜？賢祖哲宗作之於前，孝子慈孫述之於後，作述得人，則載系緒而不慮，無典籍之文識，宗法而不慮，無多聞之獻文，獻既足，則稽之遠宗而可信，徵之近派而無疑。此譜之所由以有而為，可法而可傳者也。然而難言之矣。予聞近世之譜，不下百家，或行揚添涉而失之，於汎者若而家，或纂訂遺忘而失之，於畧者若而家，求其最實、最善、最詳、最備，百不獲一。是譜之難於有而難於盡善也。若夫劉氏之譜，則不然。自義湖公諱璵字繼珪，官贈大理評事，其懿行有可徵者，曰克式、唐勤公。五子皆有賢名，以文章大顯於時，而名後世。中子立智主客郎中，智生集賢學士諱敬，敬生簽書樞密諱奉世，世生宣義郎諱棧，棧生承義郎諱定之，傳至八世吾友諱天錫，字夢徵，號京齋，任宋孝宗緣伊洛禁謫詔司理，徽宗創縣，攝縣政，德徽遠播，學行絕倫，入籍相宅。因官卜居粵東韶州府乳源縣九仙鄉揮水村焉。由天錫而上，得其始祖曰璵，由璵而上，得其鼻祖曰叨，叨傳歷世有六十，其間功著國家，澤及生民，潛心理學，載在史策，昔筆不能枚，未暇悉述。今得與觀其家牒，但見始終遠近，世系井然，詳者不遺，簡者不遺，前有賢哲，後有孝慈，烏觀作述大備，文獻足徵。世世繩繩濟濟，美之若是哉。宜乎劉氏之能世其家矣。是歲暮春上巳，雲章辱臨，徵予言，以冠其譜端。契切金蘭，燕有不吝辭者，是以滋筆而為之序於首。

乾道九年癸巳歲陽春月望日年春鄉教弟新安朱熹謹序

图5 乾道九年朱熹序文(族谱扫描原件)

在历史事例记载方面，刘天锡主导的乳源建县工程，通过行政力量重组了汉瑶杂居区的地缘格局，在改善民生安全的同时重塑了土客关系（见图6）。族谱记载当地原住民“虽频罹残虐，而民守死弗远者，以易为生耳”，揭示土著坚守家园的经济理性——此处自然资源利于生存，但缺乏官方保护。刘氏遂选址“一水曲折还于左，前方广而平，后丰隆而阜”的广塘黄土岭，以“伐木于山，取石于野”方式就地取材营建县治，既降低工程成本，又避免强征土地激化矛盾。县治落成后，“土民始奠厥居，商贾始得所归，室家相保，凶盗无虞”，表明行政建县有效终结了盗患，使本土居民与外来商贾共享安全保障。

乳源縣九仙鄉水村下街劉氏家譜序

始祖天錫公營創乳源縣治虞塘事實紀

天下之事，固生民之疾，或係方隅之安，或係遠近之吉，以爲易務。事既備，則以爲憂。君子而得志於未兆，而況明者乎？觀之。乳源之有乳源，蓋自漢唐以來，遠近湖廣，桂陽，臨武，出沒無時。且則大肆屠殺，然則明罹殘虐，而民守死弗遠者，以易爲生耳。紹興間，劉公世贊，字夢徵，號京齋，任宋孝宗緣伊洛禁謫詔司理，徽宗創縣，攝縣政，德徽遠播，學行絕倫，入籍相宅。因官卜居粵東韶州府乳源縣九仙鄉揮水村焉。由天錫而上，得其始祖曰璵，由璵而上，得其鼻祖曰叨，叨傳歷世有六十，其間功著國家，澤及生民，潛心理學，載在史策，昔筆不能枚，未暇悉述。今得與觀其家牒，但見始終遠近，世系井然，詳者不遺，簡者不遺，前有賢哲，後有孝慈，烏觀作述大備，文獻足徵。世世繩繩濟濟，美之若是哉。宜乎劉氏之能世其家矣。是歲暮春上巳，雲章辱臨，徵予言，以冠其譜端。契切金蘭，燕有不吝辭者，是以滋筆而為之序於首。

乾道九年癸巳歲陽春月望日年春鄉教弟新安朱熹謹序

图6 始祖天锡刘公营创乳源县治虞塘事实纪(族谱扫描原件)

另外，据坊间传闻记载，刘天锡到乳源后，发现大塘胡屋、井头邓屋等原本就是江西清江一带搬来的，周围的乡亲居然跟他说的几乎一样的家乡话（指赣语）。同时在侯公渡有个新民管理区，本意是指客居或新来之意，而客家人也叫新民人，或可说明刘天锡一族官迁前，已有部分南迁客家移民生活在此地，和当地人群融合共生。

以上史料主要说明，不同于因战乱迁徙的族群，乳源刘氏的南迁史属于单线官迁，呈现了南宋士族移民的典型范式：以职官调任为纽带，从江西清江士林阶层落籍粤北乳源，通过建县工程整合汉瑶资源，终结盗患并重构地方秩序。其宗族叙事始终锚定“因官卜居”的士族身份，而朱熹序文“年眷乡教弟”的学缘认证，更强化了与本土客家的文化位阶差。这一官僚移民路径，为理解赣地士族和当地本土客家、瑶族的地化融合发展提供了关键背景。

3. 环境背景

3.1. 客家民系

乳源客家人的形成历经多个历史时期的移民浪潮。当地客家话主要分为两种口音：下三都口音（通行于乳城镇、侯公渡等平原地区）和上三都口音（以大桥、梅花等山区为代表）。这种方言差异反映了不同的移民来源——下三都口音使用者多为早期定居者，其祖先可追溯至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从中原经江西迁入粤北的移民群体，构成乳源最古老的客家根基；而上三都的福建汀州口音，则是元末明初闽西移民迁入的结果，尤以明代邝有明事件后大规模福建客家人定居所带来的语言变化最为显著。

据《简明广东史》记载，现今乳源客家人的祖先主要分三批迁入：宋代南迁的江西福建移民沿水路进入；元末动荡时期从湖南江西辗转迁来者；以及明末清初由粤东向粤北扩散的客家人群。其中最早迁入的西晋移民后裔多聚居县城周边，保持着古老的生活习俗；而后至的移民则带来多元文化元素，形成乳源客家丰富多元的构成面貌。

3.2. 瑶族民系

瑶族在乳源的历史可追溯至隋唐时期，其独特的“过山瑶”文化成为重要标识。“过山”既指他们每隔数年迁居新地的生活方式，也体现其适应山区的生存智慧——每次迁徙会选择新的山林开垦，形成人与自然动态平衡的生态关系。清康熙《乳源县志》记载，“瑶人盘姓八十户为真瑶...别姓八十户”，显示当时盘、赵、邓等大姓已在此繁衍生息。盘姓瑶民自认是神话始祖盘瓠的后裔，民国《乐昌县志》记载，其每年举行“拜王”祭祖仪式，包含持续三日的祭祀活动 [2]。

历史上乳源瑶族曾多次参与华南地区争取生存空间的抗争，如明代粤北瑶民起义等，这些经历强化了族群凝聚力。如今散居全球的瑶族同胞仍视乳源为精神故乡，使这里获得“世界过山瑶之乡”的美誉（见图7）。虽氏族未明确记载和瑶族的通婚史，但瑶族文化依旧深刻影响着乳源的地域风貌，其精美的刺绣工艺、即兴创作的山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元素也融入当地客家人的日常生活，形成独特的文化交融现象。



图7 乳源县乳城镇世界过山瑶博物馆

3.3. 民系融合

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以及通婚繁衍的历史进程中，乳源刘氏深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在笔者家系上三代的婚史中，包含桂头陈氏、大桥曹氏、洲街曾氏等乳源县本地客家氏族，以及因战乱移居乳源的温氏，和外县的东莞石碣刘氏。本地客家氏族所处片区各有其历史特点和文化特色，为乳源刘氏客家化进程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影响。

笔者姑父为桂头陈氏，其桂头镇陈氏家族聚居地展现了乳源客家文化的典型特征。当地通行14种方言土语，以客家话为主，反映了历史上闽粤赣移民的迁入轨迹。陈氏族人保持着传统客家习俗，尤以“赶圩”最具特色——每逢农历二、五、八日，村民聚集交易农副产品，形成独特的经济文化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陈氏所在的江背村是南朝名将侯安都故里，虽墓址已毁，但其“岭南豪杰”的事迹仍在民间流传，成为客家开发岭南的历史见证（见图8）。



图8 桂头镇侯安都墓

笔者婶婶为大桥曹氏，其大桥镇曹氏家族的发展与西京古道密不可分。这条始建于东汉的驿道在唐代成为岭南学子进京要道，明清时期更带动了沿线书院发展（见图9）。曹氏传承的“契嫫生日”民俗最具特色，这个起源于南宋的节日融合了佛教祭祀与山神崇拜，通过素斋、巡游等仪式展现客家信仰特色。其中“观音化嫫母”的传说，更体现了客家文化对传统信仰的本土化改造，彰显了“耕读传家”的客家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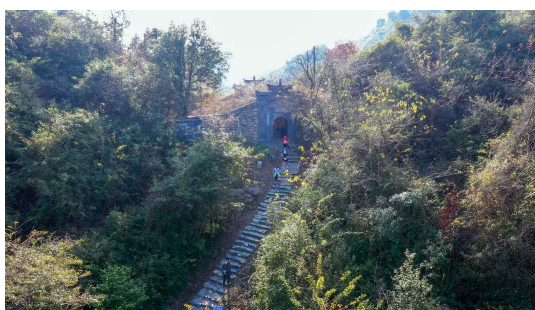


图9 大桥镇西京古道

另有笔者96岁高龄曾祖母乳城镇洲街曾氏。据其自述，其原先家境富裕但思想传统，幼时被卖为童养媳远离原生家族，后期自主改嫁曾祖父，融入乳源刘氏。曾祖母虽未深受原生家庭的正派文化影响，但其操持是正宗乳源客家话，上山采药市集贩卖的生活方式，传统客家妇女服装和瑶族经典刺绣纹样的日常服饰，甚至敢于反叛传统自寻生活希望的行为特征，都体现着乳源客家人群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面貌，同时为乳源刘氏带来正向的奋斗精神家训，激励后辈奋发图强（见图10）。



图10 家族合照

图注：正下方老人为曾祖母曾氏

4. 文化融合

4.1. 生活习惯

乳源地区的文化体现兼收并蓄、融汇贯通的形式，尤其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使用频率较高的语言、饮食和服饰文化，较为直观地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结果。

语言方面，乳源地区的通行语言以客家话为主体，但其语音系统显著区别于梅州等核心客家地区，呈现出贴近“赣州—南康”客家方言的特征，并带有可辨识的赣语底层影响。这一语言现象本身即是历史人口迁徙与文化互渗的结果。例如，基础词汇“石头”在乳源客家话中发音为“sa the”，其音韵特征清晰地指向赣语区的语言接触痕迹。这种独特的方言形态，成为刘氏等家族日常沟通与在地身份认同的基础，也是文化交融在听觉层面的直接显现。

饮食方面，乳源的饮食文化生动诠释了“和而不同”的交融智慧（见图11）。客家传统米食糍粑在此演化出丰富的地方谱系：甜口的油糍包裹花生芝麻糖馅，咸香的芋头糍突显本地物产，清香的艾糍（印子糍）融合草药与甜馅。更具创新性的是桂头镇的鸡蛋糍与大桥镇的窝窝糍，前者以咸鲜豆芽、瘦肉、虾米为馅，后者则以无味糯米为底，可随心搭配酸菜、辣椒或糖料，展现出对多元口味的包容与在地化改造。尤为典型的是肉类菜肴的跨族群融合，“猪头方”直接吸纳乳源瑶族传统卤制技艺——将土猪头皮、耳朵或扣肉经烹烤后浸入卤水慢煮，成品肥嫩爽脆，汁水丰盈，此工艺明显区别于客家的梅菜扣肉（虽同用乳源山猪，但遵循客家经典蒸酿法）。而酿豆腐、竹笋炒大肠、炒田螺等经典客家菜，则作为日常饮食基底，持续滋养着刘氏等家庭的味觉记忆。餐桌之上，瑶族技法与客家食材、风味理念深度交织。



图11 当地美食

图注：从上到下从左往右依次为油糍和芋头糍、艾糍、鸡蛋糍、窝窝糍、酿豆腐、梅菜扣肉、猪头方

服饰方面，在服饰审美领域，瑶族文化以其鲜明的纹饰艺术占据显著位置（见图12）。乳源县城公共空间广泛装饰着瑶绣花纹、云纹、盘王纹等传统纹样，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视觉符号。这种影响亦渗透至部分客家妇女的日常着装选择中，她们在保留客家服饰基本形制的同时，欣然接纳瑶绣纹饰作为点缀，形成“客身瑶纹”的混合风格。尽管现代城市风貌趋于多元，但乳源仍保持瑶族服饰元素在公共文化表达与特定群体实践中的主导性，以标记文化交融的视觉边界与接纳程度。



图12 当地服饰和纹理

4.2. 宗族文化

现如今，乳源刘氏已惯性自称为乳源客家人，少有甚至不知情江西土族一脉的历史关系，但也在数百年瑶汉杂居环境的潜移默化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分层现象——其日常生活虽深度吸纳当地客家习俗，但在宗族礼仪层面却系统承袭了江西土族的文化传统，构建起具有鲜明规制特征的宗族实践体系。这种对中原礼法的坚守，集中体现于祠堂建筑形制与祭祖仪式之中。

河北上街的刘氏宗祠“彭城堂”作为宗族精神核心，其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的三进二天井格局，严格遵循了江西土族宗祠的礼制规范。其中建筑细节彰显土族渊源：青木砖墙体、双坡滴水灰瓦面、悬山式屋顶，尤其是门楼三级马头墙的设计，与江西宗祠建筑形制一脉相承。厅前青石板天井的规整铺砌，后殿神龛中历代祖先牌位的序列化安置，共同构建出“敬天尊祖”的礼制空间。每逢年节、添丁、子弟登科等重大时刻，族人汇聚祠中焚香鸣炮、共行祭礼，通过仪式化的集体实践强化宗族认同（见图13、14）。



图13 祠堂外观



图14 祠堂内部

祭祖仪轨尤显古礼遗风。据父辈口述，在早期清明、重阳之际的拜山祭祀活动中，族人严格遵循“坟祭—祠祭—宴饮”三重仪程：先备烧猪、酒醴、鞭炮，携工具上山修葺祖茔。其中口述史料中“扛活猪上山”的场景，生动延续了江西传统的血食祭祀规制——于墓前杀牲献祭，同步进行除草、燃烛、鸣炮、叩拜等仪

式，祈求宗族昌盛。礼成后转至祠堂复行祭拜，最终以家族宴饮巩固情感纽带。现在的拜山仪式减少了墓前杀生的环节，但还基本沿袭三重仪程，这种将神圣祭祀与世俗联谊相结合的模式，正是江西土族“敬宗收族”理念的典型实践（见图15）。



图15 祭祖环境

在乳源多元文化背景下，刘氏通过严谨的祠堂建制与活牲献祭等仪式细节，彰显了其宗族中“生活融而礼制守”的自身规制。其建筑形制中的马头墙元素、祭祀流程中的血食古风，皆非简单的文化移植，而是土族传统在岭南环境中的适应性存续。这种对江西礼制的执着传承，既维系了南迁官宦家族的文化自觉，也成为汉民族宗法制度在异地延续的生动见证，深刻体现了移民群体在文化交融中对本源性传统的坚守能力。

5. 未来展望

对于建筑学而言，在未来国家城市建设过程中，建筑历史研究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尤其是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后，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和活化更新对于延续历史文脉、保留城市记忆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乳源县城内有一处瑶客共生文化广场建筑实践案例（见图16），其毗邻瑶族迁移新镇和客家村落，作为县文化设施的“卫星站”，除了承载展览、文化馆和图书馆等功能外，广场试图在建造上展示当地瑶族和客家的共生状态，以被打散体量的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当地传统建构的美学特征和民间技艺。虽然体量不大，但该案例高度符合存量更新的建设要求，用小体量建构或者城市更新进行建设，以实现在保留建设文脉的同时更新片区功能，推动城市发展。



图16 瑶客共生广场

虽乳源刘氏现仅存刘氏宗祠，在客家文化方面不具备深刻参考意义，但其对岸的洲街古巷是乳源县乳城区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客家聚落，不仅保留碉楼炮台、围屋、祠堂等客家房屋形式 [3]，同时还结合西京古道脉络产生独特的线性聚落形式，是值得保护发展的重要建筑群落（见图17、18）。对于洲街古巷的未来发展，

需要做好充分的调研研究,可借鉴瑶客共生广场的营造概念和深圳南头古城等古城改造建设实践(见图19),进行实践更新,以弘扬乳源特色的客家文脉历史。与此同时,可结合地理位置联系刘氏宗祠,以及后方过山瑶博物馆,构建完整的片区参观轴线,用以普及乳源刘氏官迁历史和县城建设历史,形成乳源县城对外展示其城镇汉瑶融合形象的形象面貌(图20)。



图17 洲街古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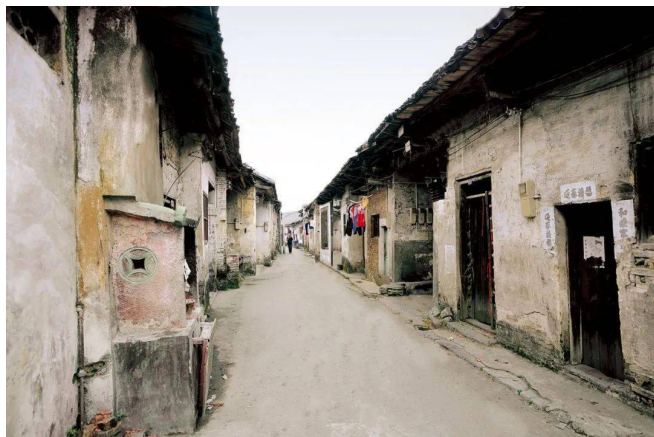


图18 洲街古巷



图19 南头古城



图20 历史参观轴线

6. 结语

受限于自身专业视野和资料收集程度,此篇文章深度比较浅,在各个方面仍有较大的深化空间。

在语系研究方面,鉴于刘天赐官迁后能适应当地语系并融合发展至今,而现乳源客家话和韶关市区客家话听感大同小异,说明乳源的客家话语系或与赣语有相关渊源,同时和韶关一带客家人的迁移历史或有重合可借鉴参考的地方。

在建筑研究方面,因河北上街刘氏祠堂建于明清时期而非南宋官迁初期,虽然重要特征还是和江西样式一脉相承,但和洲街内部分客家祠堂规制也有相似之处,其细部建设参考有待深挖。另在整体城市肌理层面,碍于对祠堂具体规制和建成历史研究不够深入,加上刘氏宗祠周边环境经过一次重大改动且并未找到原有周边场地相关资料,未能充分证明宗祠建设的选址依据和文化背景,但同时也能看到未来深入研究刘氏宗祠建设和其周边历史环境演变关系的潜力,是笔者日后专业深造比较感兴趣的方向。

在家族研究方面,不同年代题序的内容会和时代背景产生较大的联系。在族谱中,常提及“陶唐刘氏”、“五十三世祖,曰琬(即指宗族一代传自后汉开国皇帝的祖父)”等字样,虽记载家族历代荣誉事迹很平常,但在核对中发现部分人物的年代跨度以及地理位置难以对应。鉴于最新一次族谱修订时间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一方面与第一篇序文落款时间乾道九年(1173年)时间跨度过大,中有两篇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十九年(1540年)的题序承接,或多因战乱原因遗失部分史料;另一方面考虑到光绪年间岭南

修谱盛行托名唐宋名士的风气现象，有多个家族族谱出现朱熹序文，且并无正史证明朱熹和乳源刘氏的直接往来，其真实性有待考据。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清代的族谱修订能反映宗族文本建构和历史变迁的关系，甚至可能侧面体现大客家文化背景下，宗族在异地需要通过夸张溯源家族背景来站稳脚跟的现象，对于历史文化层面，该族谱还有很多值得深挖的研究价值（见图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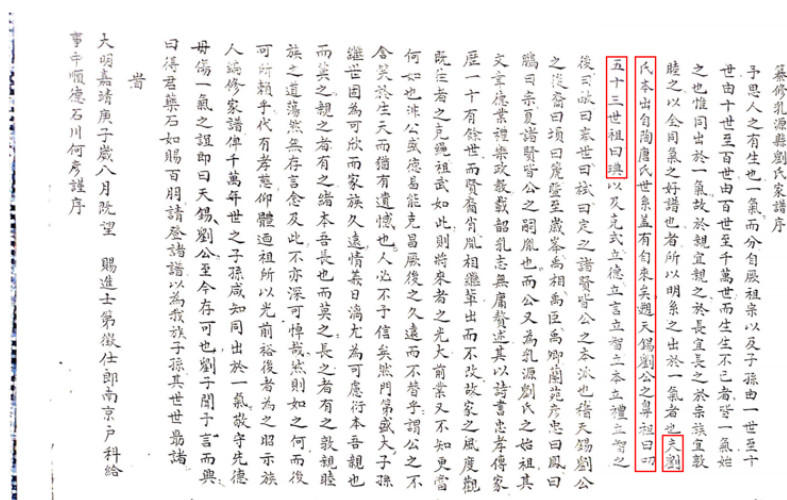


图21 嘉靖十六年何彦谱序文献(族谱扫描原件)

参考文献

- [1] 陈支平. 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 [2] 王琴, 邱婧. 勉瑶迁徙与“渡海”叙事：粤北乳源瑶歌变迁研究 [J]. 广西民族研究, 2016 (6): 102-109.
- [3] 刘聪. 西京古道历史街区乳源洲街研究 [D]. 华南理工大学, 2020.